

JAYAV JAMBUL

子兒的河頓的靜靜給

作尔布江

譯編歲李

社 駝 駱

731.6
2896

300833

駱駝文藝小叢書

給靜靜的頓頓的兒子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蘇·江布爾

翻譯者

李 葳

發行者

駱駝社

城內通訊處：重慶林森路賽家巷三號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總經售

建國書店

重慶林森路賽家巷三號



Jambul Jabayev

我現在歌唱，我將繼續歌
唱，祇要我的心在跳動。

——江布爾

目 錄

草原上的歌手江布爾（獵鮑萊夫）	一一一
江布爾自傳	一一一
獻給中國人民	一一一
商人隊之歌	一一七
致莫斯科	一一三
給靜靜的頓河的兒子	一一七
二馬	一一四
我的故鄉	一一五
阿依卡魯獵師及其雄鷹	一一六
後記	一一九

草原上的歌手江布爾

蘇鮑萊夫

黑人用英文歌唱着——古老的黑人宗教歌「摩西，去吧。」，「讓我的人民去吧！」——摩西這樣懇請着埃及的費婁（古埃及的國王）。黑人忍受了幾世紀的哀愁與苦難都淤積在這些歌的哀婉中了。黑人並不歌唱——他們哭泣。

江布爾坐在輪椅上，頭上戴着帶藍頂的圓形貂皮帽，身上穿着白色的綢袍。他的胸上閃耀着兩枚勳章。三十二個不同民族的學生和青年男女圍攏着這位可敬的喀什克歌手。他的臉蒙着九十歲的人的那種智慧與鎮靜。他不停地傾聽着那歌者。他非常細心，並且還很了解。彷彿異族的字句並不能使他對詩意模糊。

後來他對我們說：「黑人唱得該多末悲哀喇！他在歌唱他的人民，是不是？」

過了伏爾加河，從裡海到中國，從帕米爾的山角到西伯利亞，展開了浩瀚而平坦的大草原。美麗的喀什克草原延綿了幾千公里，旁邊是阿爾泰（Altai）的繁茂而高大的草叢，中間還有伊

夜間是異樣的寒冷——那兒的大陽出奇地照射着像鏡面似的湖水，那兒的空氣飄散着野草的苦香，喀什克的歌聲幾百年前就在那兒飄揚。

喀什克的詩篇和歌曲是給人民歌唱的。那些天才的人民一代一代地保持着即興歌手（Ardor）的傳統。

古時的喀什克人習慣於用詩句來表現他們的生活。人的一生活搖盪到墳墓無時不反映在歌曲中。這首讚頌詩士——

人生的門戶爲你打開——用一首歌。

墳墓的洞穴爲你掘出來——用一首歌。

亞貝·庫南巴耶夫

民間的節日總是有奇才的歌手競賽的時候。參加這種競賽的唯一武器是歌曲，要當場編歌，歌中還要載着意義和深沉的感情，咬人的諷刺或閃爍的機智。得勝者的榮譽並不在於可汗給的禮物，而是人民的喝彩。唱歌是喀什克的人民生活中的一個主要部分，所以一般青年男女都參加即興歌手的競賽會。然而這種競賽會對參加者的要求是絕不能當做兒戲。譬如，一個騎兵——並

不是職業的歌手——必須要唱出二十四個對句。頭六個對句要歌頌可汗所指定的騎兵和他所愛的那個姑娘；三個對句是讚揚那姑娘的鄉人的；三個對句一定是描寫物件的；三個對句是敘述牛羊的；還有三個對句是顯明的空想的主題。五個對句一定是歌頌歌者的戀人的；其餘的可以歌頌任何的主題了，其所以如是排列者，是因為要保持倒唱的意義。

一個民族對於參加歌唱競賽會的人要求得很高，自然要對堪稱為歌手的那些人的技巧要求得更高了。所以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麼經過了多少世代後，喀什克的民間詩人都是有奇才的即興歌手。

江布爾的確是文學史中最非凡的人物。

在七十六年以前，他才變成了即興歌手。在最初的幾年，他同那些著名的歌手競賽；當他遇見那些著名的歌手時，他很高興地傾聽他們，積蓄了經驗和知識。

然而並不是著名的歌手競賽會教育了他，而是生活本身，喀什克遊牧民族的生活本身。有這樣一句諺語：『路之母是馬蹄，詩之母是雙耳。』江布爾傾聽着人民所說的話語。

但是喀什克的人民能够說出什麼呢？那時正是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喀什克人最後的一次騷亂已經被沙皇在十年前就撲滅了。遊牧人的帳幕呻吟着，草原上飄溢着哀鳴，一個民族的懷國的

哀鳴。除了他們自己的主人，當地的酋長（*Boza*）之外，又增加了新的更殘暴的主人——沙皇的官吏和商人。

江布爾在村莊（*Aut*）所聽到的，祇是哭泣和哀鳴，然而他却把握住了人民的這種悲哀。詭媚的歌手爲了新袍和羊羣，在歌頌着酋長。但是他們的歌聲在許多帳幕的白色的掛布下消沉了，人民不愛聽這虛偽的歌曲，因爲尾巴總要露出來的。

江布爾的歌聲在遼闊的草原各處颯揚。江布爾時常走到異鄉，發現他的歌曲在那兒早就傳遍了。所以他必需趕速地在草原上馳騁，他便驅策他那脆弱的瘦馬狂奔。

江布爾的名字傳遍了草原。在歌唱競賽會中，由人民做裁判，江布爾一個一個地把他的對手戰敗了。著名的歌手夏舒巴亞（*Shashubaya*），無敵的沙爾—烏里斯（*Bar-Yrys*），有奇才的沙—巴沙（*Sa-Basa*），最後在全草原的決賽會中，他遇見了不能制勝的庫爾馬甘拜特（*Kolma agambet*）。

庫爾馬甘拜特唱了一首美麗而響亮的讚美酋長的歌，鄉長和慕拉（*回教的牧師*）都出席了這次決賽會。他歌頌他們的智慧，慷慨和公正。江布爾也以歌頌他們作回答，但是他唱的與其說是歌，勿寧說是憤怒的控訴。他嘲弄他們，祇有歌手才知道怎樣在歌唱會中嘲弄他們，他用詩句敲

打他們，就像用辨形的牛鞭鞭打他們一樣。他捕獲他們宛如獵鷹捕獲鴿。『棒丁敲擊身體，文字刺入骨髓，』這是流行的一句諺語。人民不讓庫爾馬甘拜特再唱，於是江布爾變成草原上首屈一指的歌手了。

這次勝利博得了江布爾的聲譽，就像晨星在草原上閃光，從遠處就可以看見。江布爾騎着他瘦馬在草原上馳騁了四十年。

但是五十五年的窮困生活最後損傷了他的精力，江布爾陷於沉默了。他的才能彷彿在沙俄的重壓下永遠消損了。

在那些年中，江布爾的同代人，喀什克詩歌的第二個巨人亞貝·庫南巴耶夫（Abai Kunanbayev）也永遠沉默了。江布爾將口頭詩歌帶上了高峯，而亞貝奠定了文字詩歌的基礎。在奧爾登納巴耶在亞貝逝世和江布爾沉默的時期（二十世紀初），喀什克的詩歌，被剝奪了這兩個巨人後，便屈服在布爾的民族歌手的腳下了。他們兩個人的風格雖然不同，然而却都是忠於人民的。

但是喀什克不竭的詩歌天才在一九一六年的騷亂中，又露出光芒了。他們又像在十九世紀初葉的騷亂時期一樣，歌手又用歌聲激起人民參加反抗壓迫者的鬥爭，口頭文學與人民的忠心有機地聯繫着。這種騷亂一直繼續到大革命，人民的歌手所唱出的歌聲和民族主義文學交戰了，就像

加夫希爾什維克的亞曼戈爾底的遊擊隊的刺刀和混入高查克白軍的希爾民族主義者的刺刀交鋒了一樣。

紅軍從西方來援助喀什克草原的保衛者了。列寧、斯大林、弗朗茲、夏伯陽、伏羅希洛夫、亞曼戈爾底、日里畢爾和鮑拉特等人的名字和喀什克人民的傳說中的英雄的名字同時出現在他們的歌聲中了。

被戰爭蹂躪和白軍毀滅的草原深處所發出的歌頌革命的第一聲是七十歲的江布爾的奇異的童聲。這件事在文學史中是沒有同例的；一個被長期貧窮的生活所折磨過的年老的歌手又用他那金鐘似的歌聲迷惑了草原，沒有人能夢想到那歌聲是從他的口中唱出的。並且在廿年後，在他的墓年，他還不停止歌唱那深沉地激勵，深沉地真誠，深沉地動人的詩句。

這簡直是一個奇蹟。

是一個奇蹟——是受了一千年壓迫而又被解放了的人民的奇蹟，是江布爾被解放的成千萬的弟兄們的偉大的力量所造成的奇蹟；在四十年以前，他就對這些人歌唱過傳說中的英雄烏特金所追尋的吉德·倍幸仙境？

停止憂傷與痛苦吧，
啊，阿克人，啊，我至親至愛的人民，
從無辜的壓迫與恐怖中，
你就會嘗到長期追尋不到的幸福。

當這位可敬的歌手到蒂夫里斯去慶祝喬治亞古典史詩的作者蕭特哈·魯斯特黑維里 (Shot'his Rustaveli) 的五十年誕辰的時候，他又表現出了他的驚人的創作力。江布爾不到一個月的工夫就編成了十六首歌，每首都有一百左右行，集成了一冊美麗的詩篇，以生動的形象記載着他到高加索的旅行。在塔吉斯坦的首都卡拉，江布爾對另一位已故的民族歌手斯塔爾斯基 (Stal'skiy) 唱了一首『別離曲』，在這首歌中有以下的幾行，可以表現了他很驕傲自己能做為詩人：

腐朽和遺忘不敢觸及我們，

我們會在新時代人屍的心中生靈。

他們會說，喀什克和萊斯與永垂不亡，
因為他們歌頌人民的永垂不亡的偉大理想。

人：在戈里（Gori）斯大林誕生的小房，江布爾生平第一次不能立即把他所看見的那些景物編成

一首歌。在他的心中所激起的情緒太興奮了，他不得不靠土牆站着。有人給他拿過來一把椅子。

他陷入興奮的情緒中，沉默地坐了很久，他看見了這過多的寒愴的小土房子很受感動，因為

他自己就是在這種土房子里度過了童年和青春。江布爾回到蒂夫里斯以後，他才唱出歌頌斯大林

故鄉的美麗的歌曲。

有人說真正的詩歌是不能譯成散文的，並且說這便是優美的詩歌的標準。江布爾的詩也是如此。

此。詩人的想像的自由運用構成了巧妙而又不可捉摸的聯想，以音樂的轉調變換着主題。意譯會

使這種想像驚人的和驟變得曖昧而又誇耀；這種思想已經表現在詩歌中，因為祇在詩行中才包

含有意象。詩歌需要用意像來表現思想的。

江布爾：詩中藏着兩個有勁的詩題，那就是像燦爛的雪白的山峯，那就是祖國和斯大林。

斯大林：北極星。江布爾革命後所有的詩篇中，就像斯大林出現在蘇聯生活中的每個事件中一樣

9

。因為蘇聯人民的兒子的感情與思想，不論是喜悅或悲哀，首先要訴諸斯大林，所以江布爾的每一詩行都引向斯大林，世界的偉大心靈，人類的偉大精神。

在這里才可以發現江布爾偉大的功績。他編成了這麼豐富的歌曲，使我們這時代熾熱的精神永生的歌曲，有高超的詩意的歌曲，他編成了能使讀者反復誦讀而又能把這時代的巨人的生動的形象傳給後代的歌曲——這便是江布爾所完成的業績。江布爾的歌曲就是我們自己的感情與思想，塑造在喀什克詩歌的高雅的模式中。在這做為幾世紀的楷模的文學形式中，我們的思想會傳播多少個世代。一個作家或詩人的作品能像江布爾的詩篇那樣永遠生存，一個作家或詩人的作品能像江布爾的詩篇那樣把我們這時代的熾熱的精神傳給幾個世代，這樣的作家或詩人才堪稱為天之驕子的。

江布爾自傳

在朱河（Oju River）的對岸，展開了遼寬的大草原，那兒矗立着兩座高山——可汗山和江布爾山。我的父親賈巴伊住在那兒，他是一個貧窮的喀什克的遊牧人，衣服上滿是破洞和補釘。一八四六年二月，在一次狂烈的大風雪中，我在古老的江布爾山麓誕生了，他們就給我起了這山的名字。

舉目四望，貧瘠的大草原綿延着。當時我所看見的人都是遊牧者，全靠着牛羣吃穿。在童年時代，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田野，花園和壕溝。草原就是我的故鄉。

我們的草原和歐爾吉斯的草原相毗連。當時喀什克人和歐爾吉斯人是互相仇視的。據說我的父親賈巴伊在每次戰爭中，還是一個很英勇的騎士呢。

我是在帳幕中長大的。正像別的喀什克的小孩一樣，他們把我放在搖籃中，從這塊牧場帶到那塊牧場。

在童年時代，我非常頑皮而又倔強，我連父親的話都不聽，其它長者的話是更不聽了。他們叫我去放羊，但是我偏不去。他們告訴我該去檢木頭，我也拒絕了。每個人都管我叫切耶切克（Teyek），就是頑皮的小傢伙。我父親從來不愛我，他以為我不會成器的。

他的弟弟，就是我的叔父，是遊人中彈瑞布拉（Dombra——兩絃琴）的名手。我喜歡聽他彈琴。在十二歲的時候，我就跟他學瑞布拉了。從此我不再頑皮了。當我的手摸着那琴絃的時候，我覺得好像在我手指上顫動的，不是瑞布拉，而是我那顆年青的心。我不願當遊牧人。琴音激動，我想做一個琴師和歌手。

大自然賦與我宏亮的喉音。當我引吭高歌時，我的歌聲彷彿在草原上回響。十四歲的時候，我離開了父親，開始過獨立自由的生活了。當回教的四旬齋節期，我到各處帳幕去，唱着喀什克古老的歌曲。使我非常愉快的，是他們都喜歡我的歌，他們還給我食品和禮物。當我十五歲的時候，我流浪到著名歌手蘇云巴伊（Suyumbai）的村莊，當我走進他的帳幕時，我就開始了歌唱。蘇云巴伊細心地傾聽，把我叫入他的帳幕中，並且問我：『你是誰？你是屬於那一個部落，那一個氏族的？』

我恭敬地回答着：『我是屬於巴伊夫西部落，沙地拜克氏族，賈巴伊家的。』